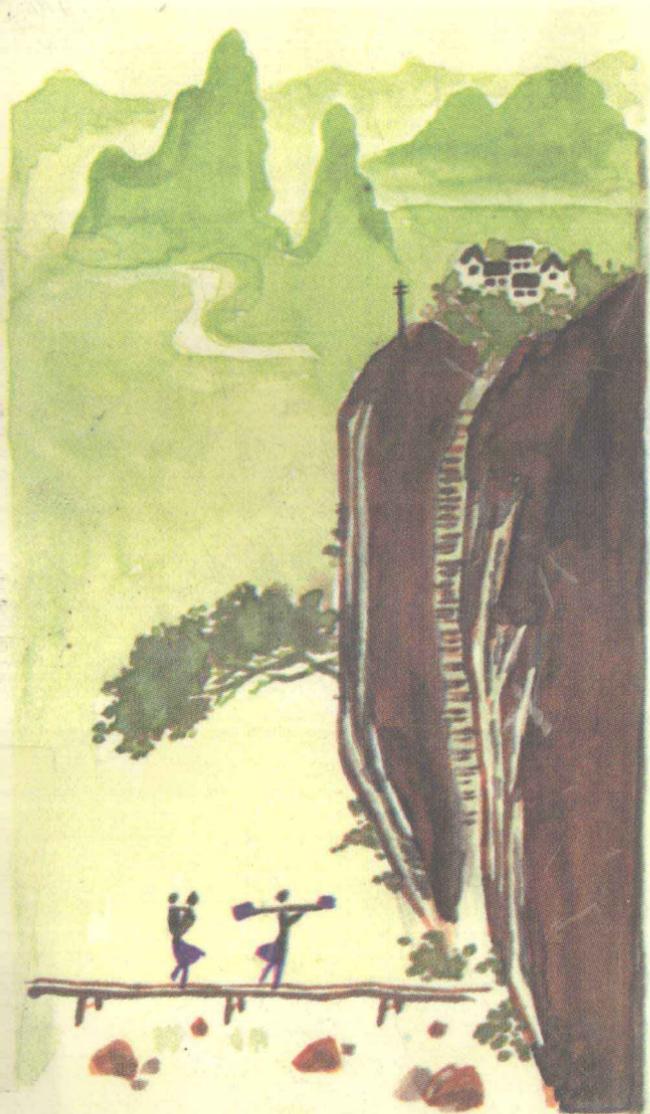


黔南文艺丛书

风韵

陈昌槐 著



黔南州文联 编

黔南文艺丛书

风 韵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黔南州文联 编

黔新出(2000)内资准字第 118 号

黔南文艺丛书·风 韵

著者：陈昌槐 印张：14.5
编者：黔南州文联 字数：364 千字
印刷：都匀昌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200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印数：1000 册

工本费：18 元

序

罗文亮

一摞厚厚的三十万字手稿摆在我的案头，这是黔南作家陈昌槐同志正待出版的长篇小说《风韵》。

认识昌槐已经多年。先是由文及人，从他朴实的诗歌感知他忠厚的为人，后是由人及文，从他为人的谦和体味他作品的韵致。文如其人，人文一体，似乎在昌槐身上显得更突出。

昌槐是我州的老作者。五十年代初，不到二十的他就在《萌芽》、《新黔日报》等省内外报刊发表诗作，奠定了他在我州乃至全省的诗人地位。随着阅历的丰富，知识的广博，在以后若干年的岁月里，除了继续写诗，还涉猎其它文学样式，且都必结硕果，他先后出版了楹联集《黔南对联稿》和散文集《西南山水总是情》，而今又向社会捧出长篇小说《风韵》。而这些都是他在业余时间创作的。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的追求，对文学的执着可想而知。我想起著名作家冯骥才的一段话：“没有目标的人生，彷徨一世；有目标的人生，奋斗一生。前者暗淡而平静，温饱而平庸；后者艰辛而充实，磨折而璀璨。”这段话仿佛就是对昌槐一生的诠释。

昌槐的创作取材于他熟悉的生活、热爱的生活。解放初期他步入诗坛，讴歌的多是农村题材；退休后他三易其稿的这部长篇也

是反映的农村题材。他对农村情有独钟。而且，他笔下的农村不仅有其独具的特色魅力，且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他从对农村的纯然歌颂，到对农村认识的深入，形象化地得出“扶贫先扶志”的意识倾向，这就使《风韵》这部长篇小说具有一定的厚重感。他撰写的楹联多是对黔南景点的吟咏，他创作的散文也多是对黔南、黔东南山水的抒怀。他的作品充满了浓浓的乡音乡情，而又以此为基调，舒展为对祖国的诚挚赞美。

昌槐的作品朴实平易。也许某些人“不屑一顾”。但我认为，相对于时下文坛的某些“浮躁”、某些故作的“高深”，昌槐的作品保留着一股清新和清醒，倒是很难得的。朴实平易不等于浅薄，高深也不等于晦涩。昌槐的作品具有朴实美，且流动着思考，有较强的文学性。

愿这部《风韵》能得到读者的喜爱，连同昌槐的其它作品。

2000年8月8日

写于黔南州建州44周年之际

目 录

序	罗文亮
楔子.....	(1)
第一章 金屯扶贫	统一众议初试锋芒.....(2)
第二章 迎雷闹春	芳心窦开初采风.....(9)
第三章 麻山春早	情人节嬉甩糠包(15)
第四章 孟春跳月	云雾山酣恋芦笙舞(24)
第五章 花园篝火	激动年轻人情感(31)
第六章 勾画素描	锦衣月场抢红袍(38)
第七章 山寨歌乡	好客春歌溶进酒(47)
第八章 牵羊古舞	促友春宵听月歌(54)
第九章 练智务实	邪风吹不倒扶贫志(64)
第十章 夜校誓师	农建大军战阳春(75)
第十一章 猴坡传艾	青山竹篷出巧匠(87)
第十二章 踩鼓闹冲	捉迷藏友让试心(93)
第十三章 爱抚情深	杀鱼河畔渔火明(101)
第十四章 清账惊神	亲身骨肉难相认(109)
第十五章 木叶恋春	闹新房讨花带子(124)
第十六章 求婚强追	病罹再见父子情(132)
第十七章 旧友喜逢	情歌擂台花伞锦(146)
第十八章 吃姊妹饭	知音融和苗山韵(155)
第十九章 生日拒赠	采菜节共识中国风(165)
第二十章 草约联营	闹公堂栽赃诬陷(177)

第二十一章	生态农业	研究员幸免美人劫	(188)
第二十二章	科技拓产	四月八古俗射背牌	(203)
第二十三章	真心温情	迎亲拦门设酒卡	(221)
第二十四章	伤的考验	望月亮高原旋律	(231)
第二十五章	月亮圆成	云遮伞下同宿鸟	(243)
第二十六章	福利群众	卯坡花伞弥彩歌	(252)
第二十七章	搭桥传话	草标代语江畔情	(263)
第二十八章	久婚新孕	迎亲队半路抢亲	(274)
第二十九章	人才观念	观绣红夜箫韵浓	(283)
第三十章	欢乐泡影	不打两下不相亲	(292)
第三十一章	花带赶秋	菱镜巧选如意郎	(300)
第三十二章	痴情画像	酸味冷漠负热情	(311)
第三十三章	善恶须报	艺术洁净人尽才	(322)
第三十四章	跳米花月	情意无言舞大山	(334)
第三十五章	总结差距	考新娘泼水庆婚	(345)
第三十六章	牛角酒阵	二奶奶寒心黄毛狼	(355)
第三十七章	花头促婚	空虚无聊夜难熬	(366)
第三十八章	苗年吃新	抓契机妥筹经贸会	(376)
第三十九章	人才会集	唱好文体经贸两台戏	(385)
第四十章	郎舅变位	瑶山箫角追郎配	(395)
第四十一章	峡谷探险	壁洞搅棍琴传情	(407)
第四十二章	科技兴农	长善久益不图名	(418)
第四十三章	相脸击掌	欢度冬年踩花堂	(434)
第四十四章	忠诚友谊	香炉山下圆成夙愿	(441)

楔子

在桔黄色柔和的灯光下，高伦举起杯子，站起来说：“今天，龚真和温丽宜伉俪要离开都匀市，大家相聚，表示欢送。”

金林也举起杯说：“难为的是，龚哥为我们的扶贫工作和采风生活，写了一部书，把扶贫攻坚战的时代纪录，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同时，展开了一幅多民族奇异的婚恋文化，和多姿多彩的风情画卷。”

龚真挽着温丽宜，这对喜气悦色的夫妇同时站了起来，抿着嘴笑，微微对大家点点头。袁芳、宣花达、潘炽和沈惠芯也都站起来。

“干！”高伦刚出口，八个玻璃杯子，“当”的一下碰在一起，在灯光下闪动着玫瑰色的葡萄酒。

“谢谢！”“谢谢！”等大家坐定，龚真夫妇才坐下来。龚真留恋地看着每个人，“感谢各位为我们饯行。”

袁芳见龚真这种动情感的模样，就说：“龚哥想讲点什么吗？”

“我想讲高原多民族的文化，是写不完唱不尽的生活源泉，也是蕴藏丰富的人文史料的活化石。下一部书，就由小金你们来写了。”

袁芳和这几个好伙伴，在几十个小时内，一口气看完了这部书。

第一章 金屯扶贫 统一众议初试锋芒

山，由黛蓝色变成浅蓝色。云，从天顶搁到山头上。山在半透明中。

虽然还是隆冬季节，北温带的西南山区，仍然郁郁葱葱，这就是喀斯特地貌的特色。

天色大明，山由浅蓝变得青翠，云和烟裹成一条白绸带，轻轻地拴着山边的寨子和蓬蓬翠竹。

“龚哥，还有多远才到金屯村？”司机金林笑着问龚真。

袁芳抢着说：“那还用问，从自治州首府出发，需要七个半小时，就到你的安乐窝。现在才跑五个钟头哩，你忘了昨天老头子在会上的介绍吗？”

“什么安乐窝？扶贫加采风，你这小姐还想安乐，白想！”

龚真风趣地说：“扶贫是蹲点，采风是走线，既能安下心来工作，又能各处跑跑，十分快活，岂不安乐！”

宣花达开始发牢骚，他说：“我们对别人扶贫，谁来对我们扶贫，还不是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个样？”

潘炽咧着大嘴，先望宣花达，又看看龚真，才冲出一句：“我也是不想来的，既然接受了任务，还有什么好说的！”

等大伙都讲了，最后高伦才开口：“我们去扶贫，又搞采风，一举两得。农村是艰苦一点，能增添一些新鲜营养嘛，你们没到过农村，没尝到农村味道，等你们尝到了回归自然的滋味，就不会埋怨啦。”

突然，车子一个颠簸，前后相扑，逗得大家咯咯大笑。

汽车悠悠旋转，上山下山，过一村村一寨寨，从苗岭北麓，翻到

苗岭南麓。苗岭是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分水岭，过了京寨，高原就向南落差，沟涧溪河成了珠江的源头。喀斯特地貌，一片片一山山裸露出来，有的是石林，有的是溶洞。在这土坡和溶岩交错地区，有都柳江、平里河、涟江、蒙江、北盘江等河流，从北向南切割高原南部。小面包车过了平里河深谷，又几上几下，才翻到麻山地区的铜鼓镇。

六个人来到铜鼓镇的金屯村，早有几个村干部在这里等候他们了。早在十天前，罗甸县扶贫办公室就通知过铜鼓镇政府和村委会的。这天，中共罗甸县委办公室又打电话来问过，“工作组到了没有？”

村委会办公地点，是土改时期留下来的，曾经作为农民协会、农业生产合作社、乡政府管理区、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部的办公室，也做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驻地。

这是一幢砖墙大瓦房，除了堂屋办公外，还有四个对房。村干部安排工作组住在这幢屋子里，龚真和金林住一间；宣花达和潘炽一间；因高伦大几岁，又是结了婚的人，就让他单独住一间。另一间，堆放有集体公杂物，没法住人。还有袁芳这个女同志没着落。

村妇女主任刘兰英想到她那小小办公室就说：“堂屋后面还有一个小间，是村妇委会办公室，只有一张桌子和一部电话机，还可以安放得下一铺小床。村长，你看是不是请袁同志住在那里面？”

袁芳说：“房间小点没关系的。”

村委员会主任姓丁，是在近两个月民主大会上选上的，上个月才下批文，人们不习惯喊主任，都喊他叫村长。他看房子窄，心头过意不去，歉意地说：“袁同志，房间太窄，委屈你了！”

等到村长、妇女主任和几个村干部都走后，宣花达跳到袁芳的面前，压低声音说：“小袁，干脆和我在一个房间住，好吗？”

袁芳大声嚷：“不害臊，嫌你的脑袋栽得太牢了吗？”小袁做个凶脸盯着他，逗得大家都笑起来。

正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五十多岁的村委员进来了。他对龚真说：“龚组长，这个女同志没有地方住，就请到我家去住好啦。”

龚真心想，刚进村来，就挑这嫌那，不好！袁芳也不肯脱离大伙，就婉言谢绝了。

大家累了一天，夜间睡得真香，只有龚真难入眠，可能是因农民大伯的饭做得太好吃了，多吃了两口的缘故，老是在想这想那的睡不着。

他记得在临下来的头天，工作组成员要在文化大楼集中，他先到小会议室，高伦是第二个赶到。小龚才有二十六岁，高伦已有三十二岁，由于工作亲缘关系，龚高两人是老搭档了，见面高兴得拥抱起来。“好了，有你这个搞民俗文化的智多星同行，我就不担心了！”龚真把右手搭在高伦肩上，满有希望的道出心底话。老高也紧握小龚的左手说：“你和金林都是搞创作的，我们这伙文化人打堆，该不会产生‘文人相轻’吧！”两个人哈哈大笑。金林进来了，这个小伙子刚进二十五岁，他用双臂箍了龚高二人，“什么文人相轻呀？应该是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文人相亲哩！”正当这个三个人亲昵一团的时候，进来一个小姐，毫不顾虑的挺立在这三个人面前。“我叫袁芳，是歌舞团的演员，抽来扶贫工作组。你们也是下去的吧？”小金说：“你莫搞错了，下乡是我们男子汉的事，姑娘家吃得消吗？”“嘿，小看人了，下去瞧吧！”她轮番地审视了三个人，不知触动了什么似的，她在小龚小金脸上多看几眼。文化系统的负责人带着两个青年进来了。“小龚老高，这个是宣花达同志，这个是潘炽同志，跟你们一道下去扶贫。”他招呼大家坐下来，互相熟悉一下后，这个负责人作了具体要求和交待。他强调“我们州级文化系统扶贫点不但要搞好，还有一个戴帽任务，要在少数民族地区搞民族风情‘采风’，这是省里布置的。”最后，这个负责人说：“工作组由龚真同志负责，老高你有农村工作经验，也要多搞点工作。采风嘛，是要抢时间的，从机关抽出一辆小面车给你们，采风旺季一过，

就把车子送还机关。”

这些情景，一幕接一幕的在龚真脑屏上‘过电影’。“唉，管他的，走一步算一步，只要对得起组织，对得起人民。”不知何时，他迷迷糊糊地入了梦乡。

金屯村是罗甸县的一个边远山区穷村，有五百来户人家，二十年前，是个“难娶、难嫁”“舀水不上锅”的地方，经过前届扶贫，开始好一点，少数人家解决温饱，多数人家还是缺粮少钱。脱贫致富，就是扶贫工作组要下功夫的硬指标。

已到腊月末了，过几天就是春节，采风就要赶在岁交的骨接眼上。龚真在挂历前，按《贵州省民族风俗节日时序表》的记载，用红蓝圆珠笔在挂历上写下一些字。

金林起得早，翻下床来就去检查车子。高伦进来，不声不响的坐在床上，他不想惊动在思考的龚真。其实，昨夜高伦也没有睡安稳，他想到自己是六个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小龚虽是组长，自己也有责任协助他把工作做好，不然怎样能得到大家尊重？起码不枉费大伙称自己“高哥”嘛。

龚真转过身来，他和高伦的眼光相遇。高伦不讲话，想听龚真的想法和安排，他用信任和期望的神色望着龚真。龚真抿嘴微笑一下，说：

“高哥，昨天我和村长约定，今天下午大家来商量一下扶贫的事。你老练一点，讨论的时候，请你多出些点子。”

“那是自然噜！根据州里的意见，扶贫先扶志，我们不能包办代替。我看这个村长干劲十足，村委员有一半是新上任的中青年，还有一半是老班子，这种组织结构蛮好嘛。我们还是尊重别人的意见。”高伦也凑到挂历前，看看龚真写下的字。

龚真同意高伦意见，说：“好，扶贫的事就这么办。采风的计划，要靠我们六个人来想办法了。”高伦刚出去，那个昨天好心请袁芳到他家去住的老委员就来了。

刚进村来，工作组还不熟悉所有的村干部。这个老委员自我介绍，“龚组长，我叫郑石立，是前任村委主任，我老了，主动让位给老丁，他比我小十来岁。不过，村上什么大事，只要问到我，你们就会一清二楚。”

龚真和他拉起话来。凡讲到村里工作时，就被他三言两语的岔开去了，他关心的是工作组的吃呀、住呀、洗呀，而最关心的问题，还是想问工作组在这里呆多久。

龚真说：“老村长，你们不脱贫，我们不想走。当然，我们是服从组织上的调动。”

“龚组长，我的女婿在镇上当秘书，你们要去镇政府，我带你们去，有什么不方便的，尽管对我说。”这老头子很客气的坐了十来分钟才去。

下午，在这幢房子的堂屋，坐满了村委会的委员们，工作组这六个人也在坐。丁村长先把工作组成员一一向大家介绍，满屋响起了一阵阵的热烈掌声。

讨论了整整一个下午，形成两种不同的意见：丁村长和中青年班子要先抓修路、修塘、开田和办工厂；而以老村长为首的少数老委员，主张各家先搞泡冬田和种树，要放一部分青年人出去外边打工。

丁村长向小龚和老高点点头，“龚同志，高同志，你们是州里来的工作组，把上边的指示给我们传达传达。也请你们谈一下，今年底到明春的工作如何搞，先抓什么上手？”

工作组这六个人不发言，是想听听村委员的意见，不想下车伊始就指手划脚。丁村长这么一说，工作组不讲也得讲了。龚真笑了笑然后望着高伦，意思是他先讲。

高伦说：“昨天刚到村里时，龚真同志已讲明了我们的来意和目的。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好改进机关工作作风。讲到扶贫，这是党和政府对农村脱贫致富的政策。我们一边和你们共同来想

办法,一边搭个桥,把你们的意见和要求,如实地反映上去,凡能够帮助解决的问题,就尽心尽力的,一件一件的帮助解决。”

“嗨,不要要客套了,你们都是年轻人,干脆点,你们看,在新的年头,要抓哪几项?龚组长,你讲讲。”一个年轻委员冲着龚真说。

龚真礼貌地站起来,说道:“我接着高伦同志的话讲下去,对你们的要求和意见,我们如实地反映上去,争取得到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有关经济部门和物资、文化部门,给予充分的支持,这当然是后话,先要我们有行动,我们行动起来,才有扶持和支持的对象。眼前是要有打算,要作个硬点的、能办得到的计划。修塘、开田、修路,是农田和村寨的基本建设,都集中在新春期间来搞,就是眼皮底下的急事。种树,可以结合规划山坡来搞。至于办工厂,放在春耕大忙后来办。集体出工不要统死,要留出一定时间给各家各户自行安排,整理泡冬田、积肥等等农家事,这些都是要花时间的。村办企业一定要搞,可是,办厂要安排劳动力,要有领导班子,要有技术力量和生产人员。这就需要全面来考虑,保证了本村的农业、工业生产,多余出来的劳力,才放给劳动部门,统一安排出去打工,学点新东西回来也是好事,但一定要先保本村劳力。”

几个年轻委员直点头,“这些意见好!”

龚真接着把话讲完,“我看,是不是就以大家提出的这几项,商量一下时间和分工。每个项目,谁来承头抓,要落到实处。还要估算一下,每个项目要多少钱,还要有技术指标、效益指标的要求,尽可能订出具体数字来。哪些问题自己不能解决,要求县里、州里帮助解决的,也要记录在案,才好分别分头去办。”龚真边讲边望工作组的几个人和丁村长,想得到他们的补充。龚真的話,打动了多数委员的心,发言积极性调动了起来。委员们提出了很多实际可行的意见。意见基本统一后才散会。

晚上,在小金住的房间,龚真召集了工作组又开了一个简短而轻松的会议。会议中,小袁在哼歌子,小宣在扭摇摆舞。高伦抬起

手来压一下，便说：“大家静一静，小龚把大家意见集中一下。”；

“你们都想明天出去采风，就明天出发吧。我们把正月间的采风工作完成了，好赶回来参加村里的工作。”龚真征求大家意见后，就进行分组安排。接着，他又说：“按民族风俗节日时序表上的时间，把正月采风分成两个组。一个组去苗族地区采风，先到都匀，再到贵定、龙里和长顺县，这个组由袁芳金林和我三个人组成。另一个组，采访布依族、苗族的新春活动，这个组由高伦、宣花达和潘炽组成，请高伦同志负责。”安排好后，大家不想再玩了，就回去睡觉。

采风组正准备要出发，有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来村委会，她不问谁就直撞进堂屋后的电话室来。她说：“这同志是姓袁吧。”她望着在整理行装的小袁，“看您睡这个，不像话，到我家去住吧。我爹请不动您，我特地来请您。”

袁芳抬起头来望这个陌生女人，“你爹是哪个呢？”

“昨天来请您那个老者就是我爹，他是老村长，最关心上边下来的干部。我爱人也叮咛我，不要亏待州里来的干部，我爱人就是镇里的张秘书嘛”。这个女人满脸堆着笑。

屋外边，金林在催着工作组的人出发。小袁向这个女人讲了些感谢的话，婉言谢绝她的好意。

这个女人见巴不上，也不好再纠缠，三步两步地走出了村委会的屋子。

第二章 迎雷闹春 芳心窦开初采风

小金把车子开得很快，小袁受不了，想呕吐又吐不出。车子在羊场坡上绕去绕来，这条山区公路真如弯弯曲曲的羊肠，弯弯拐拐才下到平里河边。

小袁实在忍不住了，“哇哇”吐了起来。小金和龚真到桥头小学校，找到一个老师家，要了一蛊开水给小袁。她漱了口，喝一口水，才舒了一口气，但面色还是苍白。

小金打趣地说：“小姐，打起精神来嘛，对面大坡在向你招手呢。”

过了桥，爬蚊子坡。初春有寒气，未抽芽的树枝在风中颤抖。对于这三个年轻人来说，春寒算得了什么？小袁是怕再呕吐，还是想驱赶因呕吐而弥留在车上的秽气。她把窗车玻璃摇了下来。“嗖——”一股冷风灌进车来。

小金不是怕冷，而是怕灰尘。就朝她直吼：“灰尘太大，你不怕变成白毛女吗？”

小袁把头靠在窗子边，不吭气。

龚真逗着说：“这位小姐比我们要先‘采风’，你就让她采采风吧。”

小袁把话顶上去，“你们不要欺负女同胞，现在只有你们两个，就是五个男的加在一起，也只不过是半边天，我一个人就顶半边天。嘎——噫！”小袁脸色由白转红，呕吐后精神抖起来了。

小金讲：“刚活转来，又猖狂啦。”

下午到了都匀市的坝固镇。

龚真、金林、袁芳三个人来到镇文化室主任家，想打听一下“春

雷节”的活动。袁芳见到这个人很年轻，就说：“年轻的，就当主任啦？”这个文化室主任自我介绍说：“我姓王，是本地苗族，平时爱唱歌、吹芦笙，在高中毕业后，镇政府就要我来负责文化室的工作。”

龚真问：“王主任，迎春雷是你们地方独兴呢？还是这条河的村寨都兴这个节日？”

王主任说：“这条河是从都匀流下来的，从这里下去是龙头河、清水江，沿河两岸的苗家，都兴过这个春雷节。附近几个大寨子，每当响了第一声春雷后，在鼠(子)日或马(午)日的赶集市天，就作为迎春雷的节日。明天是鼠日，正是迎雷节。”

小袁岔话：“王主任，我们是来采风的，很想去看看。”

王主任高兴地说：

“好哇！明天我带你们去坡上玩玩。这里风俗是这样的：苗家崇拜雷神，认为雷神是天公派来的，能够察明善恶，能驱猛兽、灭虫害，给人间带来风调雨顺。我们这一带还有个老规矩，当听到第一次响春雷，要等迎雷节后，才准动土搞生产，不然，要遭受各种灾害的。古来便约定俗成了，迎雷节是苗家人至关重要的活动，也是男女青年找对象谈恋爱的时候，是姑娘和后生们最开心的节目。这一天，男男女女年轻人，相约到春雷坡花场去唱歌。”

王主任谈得起劲的时候，小袁插嘴问：“姑娘去坡上唱歌，父母允许吗？”

“姑娘怕老人不允许，手上提着篮子，佯装出门打野菜割蕨笋的样子。一代传一代，代代如此。”

“男的也装模做样吗？”小金想知道男的规矩。

“是呀，男的腰间别一把柴刀，装做上山砍柴的样子。不过，顺便打柴摘菜的人也是有的。”文化室王主任想到客人们人地生疏，应该奉陪。“明天我陪你们上坡，今夜就在镇政府招待所住下来。我也不回家啦，在值班室睡。明早，天朦朦胧亮我来喊你们。”